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十三回 好弟弟嬌情醉扶歸 軟姐姐密報好消息

卻說婉香見軟玉已醉，便和蕊珠一齊向柳夫人告辭出來。軟玉剛走出門，便頭昏起來，他的兩個丫頭墨香和書芬連忙攙住了。寶珠親自打了風燈，走在前面。婉香將著蕊珠剛走出走廊，寶珠快了一步，軟玉便嘆道：「你什麼事要走得這樣快？我瞧不見路呢。」寶珠笑應著，便立在門首等他。軟玉走到跟前，一手便放了墨香，搭在寶珠肩上海道：「好弟弟，你扶我家去罷。」寶珠便偎近點兒，扶著他走。後面婉香笑道：「阿呀，好樣兒呀！蕊妹妹你瞧，這可不是戲裡扮出來的醉楊妃麼？」寶珠聽見便嗤的一笑。軟玉道：「仔細燈吹烏了，收墨香拿著罷。」寶珠不肯，仍一手拿著燈，一手挽著軟玉，慢慢的走進夾道。忽然東首牆門內，藕香屋子裡吹出一片笛子、鼓板聲來。軟玉便立住問道：「什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大嫂子和寶兒拍曲子呢。」婉香也站住道：「大嫂子真會尋樂呢。才回來，便又攪這些東西。」軟玉聽得好聽，便要寶珠同進去聽。蕊珠也要進去，寶珠便攙著軟玉進西偏院來。這日正是三月十三夜。月色大好，照得滿廊都是花影，那些點著的簷燈倒不覺明了。軟玉便和寶珠悄悄地走去，聽裡面唱道：

花壓欄杆漸黃昏，柳梢月上瑣雲屏。金鴨香殘晚風多，珠簾捲，麝蘭飄散，薄羅衫，不耐春寒，守著個窗兒，兀坐到晚。唱到這句略歇了歇，又聽唱道：

鎮日的刺繡太無聊，拈針還又懶，小桃花下晚妝殘。我獨自兒想想算，只憔悴經年。傷春幾度，銷魂一晌。

寶珠暗暗點首道：「這兩疊是『粉蝶兒』和『醉春風』。」想著，裡面又唱道：

淚珠兒背地偷彈，俏影兒燈底羞看，對春風沒個商量，算只有寶鏡兒知儂心向。

寶珠聽了這疊道：「這是什麼牌子？」婉香悄悄的道：「這是『脫布衫』，後面便是『小梁州』兩疊了。」寶珠點首兒道：

「敢是你做的嗎？」婉香笑笑。又聽唱道：

我待訴衷情下筆難，說不透心事千般，晚來明月別團圓，抬頭望，淚眼不曾乾。

寶珠暗暗點首道：「好哀豔的曲子呀！」聽又唱道：

近來把骨髓都相思透，放不開眼角眉端，魂已銷，腸將斷，一種春愁春恨，壓折小眉彎。

軟玉悄悄的笑向寶珠道：「你聽見了麼？」寶珠笑笑，點點頭兒。又聽裡面拍慢一板，唱尾聲道：

我多愁多病由來慣，只一寸的心灰死復燃，可奈這挽不斷的情絲，還比我心兒軟。

唱到「軟」字便慢聲拖長，那檀板嗒的響了一下，便寂然無聲。

聽藕香笑道：「今兒的板卻准些了，怎麼銀雁兒的笛子便飛不起來？我幾乎唱不下去。」聽銀雁兒笑道：「奶奶把『小梁州』的後闕改了一句，我便渾了。」聽寶兒道：「不是，本來頭一句是『相思早已心兒透』，奶奶改了近來什麼，我也當是換了牌子了。」聽藕香笑道：「癡丫頭，板總一樣的，你管他什麼呢？」說著聽寶兒喚道：「小可憐，倒口兒茶來。」寶珠聽見便和軟玉道：「咱們去罷。回來他們見了，又走不散呢。」婉香道：「是呢，咱們去罷。」說著便將著蕊珠，蕊珠將著寶珠，寶珠仍攙著軟玉，一串兒出來。

到小桃花館，見婉香對面房裡已鋪設得花團錦簇的，四個人便走將進去。軟玉見上面牀上已鋪好被褥，便一倒頭躺在牀裡道：「哎喲！我難過死了！」寶珠道：「可不是。快不要這樣睡，你起來，我給你鋪好了，好好的睡罷。」軟玉聽說便又站起來，卻站不住，便一手兒靠在寶珠肩上，寶珠便替他將襖子脫下，又替他卸下耳環，交與婉香，便扶他睡下。軟玉在枕兒上，模模糊糊的唱道：「那挽不斷的情絲，還比我心兒軟。」婉香聽了笑道：「我倒說那挽不斷的情絲，還比你身兒軟呢。」軟玉笑道：「真呢！我這身子兒不知道怎麼，好像沒有了骨頭似的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骨頭總有的，不過輕了些兒。」軟玉嗤的樂了道：「好！好！你罵我。我這會子要睡了，不來和你算賬，回來我問你，誰的骨頭輕呢？」說著便朝裡牀睡了。

閉著眼，安了一會神。忽覺得有人伏在被上，睜眼看時，卻是寶珠。剛要開口，卻被寶珠捧著臉兒，嘴對嘴的度過一顆東西來。軟玉吮了吮，卻是荳蔻，便笑了笑：「他們呢？」寶珠輕輕的道：「蕊妹妹嫌你有酒氣，和婉姐姐睡去了。」軟玉道：「什麼時候去的？怎麼我沒聽見？」寶珠道：「你睡熟了，他們剛過去呢。」軟玉又道：「你怎麼不回屋子睡去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屋子裡出了鬼了，我怕去睡，今兒仍就睡在這裡。」軟玉道：「睡在哪裡？」寶珠道：「你想我還有哪裡睡得？」軟玉笑了笑：「既這樣，春妍想必和笑春睡去，墨香和書芬呢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不知道睡在哪裡。蕊妹妹的筆花、硯香往我屋子裡睡去了。」

軟玉點點頭兒，見寶珠還伏在被上，因道：「伏著不吃力嗎？你便這邊躺躺，我和你講話兒。」寶珠笑了笑，便順勢兒在被外面和軟玉一個枕兒靠了。軟玉道：「我告訴你一句話兒，你怎麼謝謝我？」寶珠道：「什麼事這樣鄭重？你講了我便謝你好東西。」軟玉道：「你可不要告訴人。我告訴你，你前兒下晚子便回來了，我家老太太和你太太給你說親呢。」寶珠聽了這句話，便不高興道：「又是誰家的女兒，又來打叉了？」軟玉笑道：「你不要急，聽我講呢。咱們老太太說蕊妹妹年紀長了，外頭又沒得好哥兒們，想給你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們太太怎麼說呢？」軟玉道：「太太說蕊兒果然長的可人。我也想呢。只是咱們家婉兒，卻苦惱的很，又沒得爹媽，他叔叔嬌嬌又不疼他，現在在咱們家裡，還沒得什麼病痛，前兒咱們家三太太做媒，說把婉兒給了寶兒，我也很有這個意思，只寶兒現在不肯長進，我又不好和他嬌子提親去，所以擱著。我們老太太聽了這話，便道：我也早經想過，婉兒總是你家的人，不過沒聽見你們講起，我當是有什麼緣故在裡面呢。若說寶兒不長進。這句也太過分些。我眼睛裡見的哥兒們也多了，要照寶兒那模樣人品，那模樣才貌，我卻一輩子沒見過第二個，所以才把我們蕊兒提親。照這樣，何不竟把婉兒定下了，再講我們的蕊兒。」寶珠聽了，便興高采烈的道：「那麼太太怎講呢？」軟玉道：「你太太卻也不好講了。倒是我們老太太還纏七纏八的，說要替婉姊姊作伐呢。」寶珠點著頭，心裡美滿的了不得。忽向軟玉道：「你老太太怎麼不先給你提親，倒給蕊妹妹說呢？」軟玉道：「我也不曉得，我正要問你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問我？」軟玉冷笑道：「我不問你問誰？你回頭想想瞧，去年我在惜紅軒住的時候，你怎麼講的？現在有了婉姊姊，便多了我們。可知道我起先也是現在的婉姐姐呢。」寶珠自覺慚愧起來，便道：「我的心總只有一個。但是我這個心便向鏡子一般，不拘什麼事，什麼人，總明明白白的嵌在裡面。再不昧了一點，也沒有什麼彼此分出來。」軟玉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你自己拿心比鏡子，正比得很是。誰在你面前，你便照誰在裡面，回來又換了個人，你這裡面又換了個影兒，前頭照的那個影兒，便無影無蹤的了，再也不留點規模兒在裡面。要除非那人再來面前，才又顯出來呢。所以那些呆子自然猜不透你，只道我得了這面鏡子，便有個我的影嵌在裡面。今兒照照果然在裡面，明兒照照也果然在裡面，哪裡知道他轉過背兒，你又把別人照裡面去了。」寶珠被他說的沒得說了，便道：「你不信也罷，你拿把刀兒與我剖出來給你瞧，只怕凡是我的姊姊妹妹，沒一個不嵌得深深的在裡面呢。」軟玉道：「你的心又不是個橄欖核兒，便好雕人兒的，你要剖，你剖給你的親姊姊瞧去。」寶珠聽了這話，便一骨碌向裡鑽進去道：「你不是我的親姐姐麼？」軟玉一手推他，一邊向裡牀躲去。寶珠卻笑著摟的死緊的道：「你說，你可是我的親姐姐？」軟玉怕癢，早笑得一團兒似的，應道：「好弟弟，親弟弟，你憑說罷，你不要這樣窘我。」寶珠才笑著放手。

忽間壁婉香喚道：「寶弟弟，你怎麼還不睡呀？夜深了呢。」寶珠笑著應了一聲，便舍了軟玉，走下牀來。軟玉道：「慢點兒去。你瞧把我的被攪得這樣，給我蓋好了去。」寶珠便替他蓋好，又在被上撲了撲道：「我去了，明兒會罷。」軟玉點點頭兒，寶珠才回到婉香後房睡去。
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起來，婉香和軟玉等都尚未醒。因葉家的丫頭們都在屋裡，不便進去，便走出到自己屋裡來。見春柳兒還蓬著頭，在天井裡掃落下的薔薇花片兒。見寶珠進來，因道：「爺怎早回來了？」寶珠點點頭兒道：「鼻煙可好些麼？」春柳兒

道：「今兒起來梳洗，光景好些了。」寶珠聽了，便走進屋子，到裊煙房裡，見晴煙正替裊煙梳頭。見寶珠來了，便都站起來請安。寶珠向牀沿上坐下，問裊煙的病，見好些了，便很放心坐了會兒。

忽想起昨晚的事來，便喚春柳兒進來，同到自己房裡。向書廂裡撿了幾卷新做的詩稿兒，叫春柳兒送東書房石時看去。春柳兒接了，便到自己房裡掠掠頭，捧著去了。寶珠便仍到裊煙房裡來，把老婆子們差遣開去，向晴煙問道：「這幾天我沒回來住，我知道春柳兒鬧的不成樣兒，你們總知道底細，請與我聽聽。」裊煙不懂道：「什麼？我倒沒知道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你病著，自然管不到這些。晴煙總知道。」晴煙一面替裊煙挽著頭，一面冷笑道：「爺怎麼不問他自己，倒問我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若兜頭問了他，他未必一口招承。回來這事弄大了，倒帶累你們多不好看。昨兒我回來，分明見一個人影出去，像是小廝的樣兒，不過不知道是誰。後來我到房裡，又看見地下有一塊帕子遺著，我剛看見，春柳兒早把燈吹熄了，等他點了燈進來，帕子便沒得了，這可不是他弄鬼麼？我牀裡的枕頭歪在一邊，你想還有什麼好事？你不替他瞞罷，你告訴我，我也不難為他，只把他賞了那個小廝便沒事了。」裊煙聽了氣道：「好呀！怪道人家說我和小廝們兜搭呢，原來是這個小娼婦壞子乾出來的。這會子明白了，爺替我作個主兒，給滿屋子人洗洗身子。」寶珠一面勸著裊煙，一面問著晴煙。晴煙道：「要說是哪一個小廝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爺的小廝，只花農和鋤藥兩個進出。前兒爺出了門，鋤藥是跟了去，跟了回的。只有花農，那日爺還沒有回來，他便送玫瑰花兒來，想來他早回來了。但這事幾時起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總之爺出了門，這屋子裡便有響動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便是花農乾的事。怎麼他們乾到我牀裡去，也太胡鬧了。」裊煙笑道：「那些鬼精靈的東西，他哪一著兒不想到。他想別處玩去，總要被人撞到的。只爺房裡，爺不在家是沒人敢進去的。要只有早晨進去灑掃，也是他自己的職份。便有時別人替他收拾去，也不過一刻兒便出來了。」

寶珠點點頭道：「也罷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說著便站起來。裊煙問哪裡去，寶珠道：「我往園子裡去去便來。春柳轉來，叫他到洗翠亭來便了，我問他呢。」裊煙應著，寶珠便出去了。正是：

人情到底原非石，孽網相纏絕似絲。